

发扬伊斯兰文化之必要

王静斋

顷阅回民救国协会通告载称：国防最高会议因鉴于中印及伊斯兰文化为东方文化之主流，我国伊斯兰教徒为数达四千万，居世界第二位，且伊斯兰文化对于抗战时期之需要极为吻合，中国、伊斯兰文化之急待沟通自不待言；而伊斯兰教之经典，泰半以阿文写成；近东弱小民族所操语言，亦以阿语为主。为沟通中国、伊斯兰文化，与促进东方弱小民族之互助计，阿拉伯语文之研究贯通亦属必要。爰令行政院转令教育部，指定国立大学，开办阿拉伯语文及伊斯兰文化两讲座。教部顷已指定国立中央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及云南大学开办。现正物色教授人才，以期于短期内使该项计划实现云。

消息传来，闻者兴奋。此吾人素所希冀而不可得者，今将见诸实施，诚抗战期内民族团结进步之徵兆也。虽然此不过初步办法。今后果欲彻底发扬回教文化，则非创设专门阿文大学不可。余游印度时，曾在拉乎尔、来克脑、特里等处，见有规模宏大的专门阿拉伯文大学，内容一切设施，较埃及亚支哈尔大学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印度教胞谈称：在印度西北角有数处专门阿文大学，均由英国政府创设，常经费为数甚巨，亦由英政府支給。印度教胞因英人锐意提高在印度的阿文水准，始终感激英人此项美德。溯自各地由英人创办专门阿文大学后，人材济济，得与埃及亚支哈尔大学学生并驾齐驱。数十年来由印度阿文学生所编著之阿文典籍不下万余种。其大宗销售在中国西北甘、宁、青各省回

教区域。在此专门阿文大学内更附设波斯语，故在印度出版的波斯刊物亦多销售在中国云云。英国对其殖民地——印度如此提倡伊斯兰文化，其用意当不在小。我国政府对于自国的伊斯兰文化更应注意发扬而光大矣。

日本本属佛教国家，从无一真的回教徒。回教文化在彼邦自无发展之机会。然近几年来，日本亦步英人之后尘，竟想利用回教文化作政治之工具。一面在东京建筑回教礼拜堂，翻印《古兰经》；一面派学生在埃及亚支哈尔大学攻读阿文，追求回教文化。揆其用心，是欲得到实行大亚细亚主义之后，统制全亚洲之回教徒并操纵回教文化的全权。日人此图，固属迷梦，然在我政府应筹有相当的抵制。今者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在国立三大学增设阿拉伯文与伊斯兰文化两讲座，默默中正是破除日人迷梦的绝妙方法。况当此非常时期，民族急需加紧精诚团结，实行节约，杜绝逸乐，以整个的民族，作一致的对外。考伊斯兰文化所注重的要点，在促进团结，抵御外侮；讲忠信，知廉耻，勤俭耐劳，不涉侈靡；拚〔拚〕除迷信，倾向理智。如此，则在抗战期内提倡回教文化，对内对外适得其当。本人除拭目以观中国回教文化之推进外，更愿介绍中国回教文化史于读者之前，望主持增加阿拉伯文与回教文化两讲座者予以特别注意。

一、中国回教文化之沿革

回教之有文化远在千年以前，然以逐渐进步，始成今日之大观。考其进步，端赖西方学者推动而来。远在东方之我曹不过袭其成法，自无自动的发明。其初所有来华之著作，多半波斯文，阿文者居次，查介绍回教文化入我中国者，先是波斯商人，厥后由历年往麦加巡礼者携来西方阿文抄本。各项学科渐渐具备。自海禁大开之后，活版印刷发明，西方阿文典籍一如雨后春笋，大量

叙利亚者更次之。自是以后中国巡礼者赴麦加不惟免去徒步之苦，且无须再事抄录随身携回。只此一点足证我国先达阐扬回教文化于远东之不易也。

查阿拉伯文虽属西国文学之一种，而中国人之读阿文，比较读英、法、德、俄等国文字不同。读英、法等国文字者，以读其原文，惟彼个人或识该项文字者能可解其义。读阿文则不然。读者汉译其原义连贯而诵，不仅自己充分了解，在不识阿文者闻之亦可尽悉其意义。相传开始译阿语为汉语并舍本文直读原义者，其为陕西先达胡太师。此公娴于汉学，因便于本国读者起见，使中阿两项文语得以充分沟通，冶于一炉，其有功于中阿两项文化，自不待言。此老洵中国文坛上一特色人材也。至今所有读阿文之学生，仍守此方法。所译汉语悉按原文之结构，忽前忽后，一字不脱。译文较普通白话有欠流畅，故称为经堂语气。

二、中国回教文化之学科

回教文化之学科计分：字学，文法初阶，文法进阶，修辞学，认主学，法学，古兰经注，波斯文。以上皆为正式课程。试次第分析于下：

一、字学：阿拉伯字学，极其神髓。读阿文者，自拼音学起，在华人仅能识其构造。再进一步的造谐，向无师传。所可知者，学西方文字难，学西方之阿拉伯文字更难。就余个人论：学阿文数十年之久，尚未入其堂奥。其最难处，要在字学。阿文之难学，一在字根太多，二在变化浩繁。查阿文字根，约计四十万。每一字根，诸多变态。例如动词、形容词、名词、状词等类，皆各有其固定之用法，不得差以毫厘。此外更有“性”的区别，单数、双数、多数的不同。论字母不过二十九，最多五十个钟

点，便可以学熟。惟每一字，非若中文可能随其音而得其义，谓其难学却在此点。然难学乃汉文家徇于故习之说法。若以阿文难学为回教文化之障碍，则为错谬之见。

二、文法初阶：阿拉伯之文法课本已属汗牛充栋。中国阿文界经先达选定的约有五种，类如五册，内容各有不同。然不过略言文法之大概，故谓为“文法初阶”。此五册在普通经堂内须经过二年之久始可竟读。资质聪敏之学生遇得良导师则另当别论。

三、文法进阶：此在中国所通用者约有两种，《导伍络米素巴哈》与《卡非解注》。此二种最速亦得经过三年竟读。至此方可言作文与会话。然只能粗知大概，以言细微，尚感不足。今代新出之文法课本，较为简单适用，而华人习于守旧，不喜采用。今后国立三大学选用课本，是一重要问题。旧日课本固不适用，但重选务求审慎周详，且须永久划一。

四、修辞学：此在中国指为研究称述事项之简洁明畅及善议论之技术之学。考阿拉伯文之修辞学比字学尤为繁难。故我国阿文学界自古求一能文可与西方阿文专家相埒者寥如晨星。至于诗律一学，尤难索解。其变换之复杂，非老于阿文，致力于斯道者，可能问津。

五、认主学：回教之讲求认有造物主，乃科学的，非神话的，此吾人认主之独到处。在科学家咸以为凡属宗教皆重迷信与神话。实则若此二者素为我教所摈斥。因为回教是讲文化重理智的。较之借神权一味恫吓下愚者不可同日语，例如盘古开天，女娲炼石一类无稽之谈，不惟我教无此说，且非吾人所置信。考我教之认主学，其初惟依据天经（古兰）和圣谕（穆罕默德圣人所言）并佐以学者之理想。厥后希拉〔腊〕哲学抬头，其理论与回教认主学诸多尖锐的抵触。至是阿拉伯认主学者乃译希拉哲学为阿拉伯文，潜心研讨，结果竟将哲学上所有抵触回教认主学之要点，一一加以驳斥。自是以后，回教之认主学，夹杂相当的哲

理。更以论理学上的演绎〔绎〕法和归结法，决定造物之真有。此证回教之认真宰，除依据天经、圣谕外，并运用新的科学方法。不宁惟是，且宇宙间形形色色的象迹，益证回教人的认主，乃是完全的智信，断非迷信。今代新的象征层出不穷，悉属我人认主学说之铁证。丁兹人欲横流骄奢成风之际，欲挽颓风，须采用回教之认主学，加以矫正。使人人认识造物，而时刻知有畏惧，维系人心，莫此为善。

六、法学：世人金〔威〕知法学一道，分有罗马法学派与宗教学派，而国民同胞知回教尚备法学者极少。世界所讲求的法学，若民法，刑罚，平时国际公法，战时国际公法，农法，商法等等，均为回教所具备，内中以遗产继承法比较的最为优良，且极宜于我国的现实。今单就女子继承一事说：早年中国女子并无继承权，因中国古制盛行宗法。宗有大小之分，宗祧继承已成普遍惯例。女虽亲生而无继承权。回教法律，无宗祧继承，而有女子继承，但女子应继承之份额为男子之半数。例如某甲有子一女二，其遗产，在一男继承半数，二女共承半数。我国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第九项及第一项始制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但以男女平等为原则，刻已确定而实行之矣。无如于推行上尤其在西北回民区域，时常发生纠纷，而致缠讼经年。去年西北教胞邀余译定《回教女子继承法》，以便遇事有所考据。余允照办。脱稿后欲交法界专家审核，事未果行，而中日之冲突起矣。

七、古兰经注：在经堂中所列的最重要的课程，当属天经解注。经注很多，中国所采用的其为《戈追注》。此或者在早年为抄本四巨册，授受须历三四年。近年来西北各地经堂，盛行授受《侯赛尼解注》。洋装一厚册，完全波斯文注释。其原有的《戈追注》，又增出两种大注，专释《戈追注》，是为注解之注解。回教文化之进步，于此可见。

八、波斯文：中国回教文化之发端，原经波斯商人输入，已

如前文所叙。中国阿拉伯文学生，虽以波斯文为附课，而视其价值与阿文相伯仲。晚近新学派免去波斯文一课，使学生专心致力于阿文。如此见解，固不可厚非。然以先达由辛苦得来的一种学业，自我人随便消灭，在良心上应感觉不忍，故余有同时扩大讲述波斯文之志愿。因我国波斯文学科，向有圣谕注（两种）、《花园录》（关于伦常的世界名著）、修养学（若《归真要道》一类）、古兰注（若《札席低》），设使波斯文从此消失，则上项学科亦必随之湮没。无端废弃，未免可惜。波斯（今改称伊朗）为东方古国。东方文学史，若哲学一类，凡为中国史乘所未见者，可就波斯旧籍考查。如此则知波斯文于发展中国文化上不无小补，极有注意保存之必要。望注意回教文化者其勿漠视此点。

以上八项课程，计阿、波两种文字课本，统共十三部。在经堂内须历十五年之久方可毕业。不如此则学无根底，难以为人师。除此十三部以外尚有许多附课，其最著称者，为哈勒赞伊氏所辑的《模格玛台》。是为阿拉伯古文之一种。内容统计五十篇，集阿文之精华，蔚然成一大观。其次，若论理、天文学、伦理学、遗产继承学，在早年均列在附课，今则已成广陵散矣。

三、中国阿文古今之学者

中国阿拉伯文学者，在一般所共认者，胡太师以后当以南京刘智（介廉公）为巨擘。此公生平之著作，不下七十余种，其最得意且为本教、外教文人所称道者，为《天方典礼》、《天方性理》、《至圣实录》三种。介廉公以外，当推云南马复初先生为回教文化泰斗，此公著有《道行究竟》、《四典要会》、《大化总归》等书。再次为真回老人（王岱舆），此公著有《清真大学》。上列一切旧辑，各具特长，久已脍炙人口。其笔锋之苍老，

理论之透彻，断非后学所能望其项背。至于今代之学者则当推天津杨敬修（仲明）为第一。杨氏著有《四教要括》、《中阿初婚（阿文课本）》等书。此公富于国学，其文章较比其他学子另有独步。现在蜚居故都，从事古兰汉译，一俟出版，则为近代回教文化放一异彩，不卜可知也。迁安李廷相（虞宸）不幸已于上年作古，著有《大化历史》、《圣谕录》等书，已为海内同人所爱读。目前中国阿文界之新青年，当以留学埃及的云南人马坚、纳子嘉及湖南海维亮为最著称。马有《回教哲学》、《回教真相》等等译本，并已将《论语》译为阿文，在埃印行问世。纳有《伊斯兰教》译本。海氏虽无专书贡献同人，然以读其散见各地中外报纸之文章，则知此人抱负不凡，异日归国，必有惊人的巨制。上列前此之学者，皆为中阿两国文学兼通之人物。至于波斯文专家，当以清初时代的济宁常太师为鼻祖。此公著有《波斯文法》一书，迄今风行全国。华人之读波斯语，均以此书为门径。若常公者可谓此道之嚆矢。除上列各位学者外，在今代回教文化史上打破旧记录者，当属甘肃马万福（果园马老汉）。此公虽不谙国学，而于改正本教旧误，发挥回教新的文化上，有极大的努力。西北阿衡之率真派（反对者呼为新兴教）多出于此老门下。一生虽无译著遗在人间，而务实立行，厥功甚伟。

四、阿文学生求知之艰苦

中国回教文化机构，在甘、青两省为独多，学员额数恒在百名上下。其次则为冀、鲁、豫各省。惜学员不及西北四分之一。然以茹苦耐劳之精神论，似比西北学员高出一筹。余为旧经堂学员之一，身临其境有年，后担任教授廿余载，辛苦备尝，罄竹难书。经年粗食淡饭，衣则布裤衫，造饭洗涤，自行操作。温习功课，忙中偷闲。夤夜三更，始得入眠。学员用书无处购买，且无

财力购买，只得亲制纸张誊写。纸用毛头或粉连制厚，先用麦面作粉浆，将纸表成后，加白蜡，用光石擦平。其质较今之厚洋宣坚固，而且耐久。书写用竹笔，形式与现下之钢笔相等。书成。有时二寸厚。用木制的夹版与锋刃切齐，自行钉装。其形不异现在的洋装。本文内述此琐屑，意在表明吾辈经堂学生求知之不易，更藉以表彰中国阿文学生在旧的科学上已居有相当的地位，且在新的技术上已造出小小的模型。惜外间知者极鲜，推原其故，要在中阿文化之未沟通。其未得彻底沟通者，全由于双方学者之不相携手所致。言念及此，殊为可惜。虽然在读阿文者于无形中得到汉学的帮助不少。所谓专门阿文经堂者，称为中阿学校未尝不可。只是居恒读阿文诵汉语，而终身不识汉字者比比皆是。美中不足，莫此为甚，亦云奇矣。

五、结 论

回教文化在中国回教人自身已具有独立竞存基础，似不必与外界联络；而外界在各种专门学业上之普遍与发展，似更无须增设阿文及回教文化两讲座。然而以冷静的头脑来观察，则实有自国立大学首先实行之急需。（1）、由阿文专家遴选富于回教文化卓识者，在国立大学向一般优秀的青年讲学，无疑的收效必快，且亦切乎实用。（2）、无掩饰的说：回教是一讲求武装和平的集团，事事讲和平，处处重礼貌。但一遇外侮则不顾一切地群起抵抗。麦加历年一次巡礼大会，人数不下二十万。环游、跑步以及出发郊外，支棚露宿，俨然一次世界回民大操。此种照例的运动，断非他教所有。查回教中类此之仪式不一而足。今于鞞鼓声中增设回教文化讲座，实于目前之抗战有补。（3）、回教文化所讲的全是增进良知，维持社会，安定国家的学科。《古兰经》上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变更个人的心情，在真主对你们必

有所变更”。此告人正心，不得变态之明文也。又云：“你们不得在地方上为恶，真主不喜恶人”，是为浩灭人类不得破坏社会秩序也。又云：“你们要服从长官”，即服从国家元首。仅此一语，概括一切。凡经元首认定的国家法令，在我人有绝对遵守的义务。当人心浮动，社会秩序应加强维持，民众爱国情绪必须提高之今日，增设回教文化，适当其时，却〔确〕于人心、社会、国家不无小补。（4）、回教法律是适合人情的，无过与不及之弊。其对于社会最大的功用，要在调合贫富阶级之磨擦。譬如人若拥有二十元华币之余富，逾一年期满，即应出五毛济贫。历年开斋照例的人头捐（每人合华币约计二毛）亦为贫人所应享。此为调和贫富极好方法。……默查中国现实，正应仿此制度，予贫者以相当之安慰。（5）、回教道理重节俭，禁奢华，例如服装一项，凡是价格过昂的织品均不准用（并不独指缎绸一类），其余凡属日用品，甚至用水，一概不准滥费。回民子弟自幼养成此种习惯，虽一粒之微，亦不敢随便一掷。现下国家正在对外抗战，后方之节约势在必行。回教此种制度，应在积极倡行，力求普遍之列。（6）、回教禁止耗神伤财。所以赌博一项，在回教中早已悬为禁例。至于骄奢淫佚及其他举凡丧耻败德的事，均在严格的禁绝之内。盖以社会染此恶风，不免造出不良的现象，而致影响整个的国家。兹值国家多难，而后方官吏与富家恣情逸乐已为达人所垢病。此时正应发扬回教故有的文化，俾此辈官吏与民众知而有所敛迹也。

——载《回民言论半月刊》创刊号（1939年）

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

王静斋

中国自有回教，即有回教文化。因回教自有史以来，即与其文化相表里。回教一离其自来之文化，定必失其本真。而文化一离回教，亦必非回教文化。所以回教在中国一千多年，终未脱离旧有的文化。时至今日，回教文化在中国是消是长，这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回教文化先由波斯传到中国广州，而福建，而浙江，而云南，而西北各省。在福建泉州有工程宏大的礼拜堂。在杭州有巍峨壮观的凤凰寺。此两处的建筑虽不及广州光塔寺伟大，然以观其形式，则深信当年这些座大礼拜堂不仅供人进内礼拜，且是回教文化的渊藪，只因年代久远，而致早昔文化遗迹一无所存了。其可供后人凭吊的，仅有山东济宁的西大寺。清末常老阿訇在该处讲学，学员百余名。两人一间宿舍，连亘数十栋，迄今数百年，旧物犹存。

两国回教文字惟波斯来华最早，阿拉伯文的大部典籍入中国还在波斯文以后。印度的“伍尔都”文和土耳其文，在中国从未盛传。早先在中国所盛行的波斯文书籍，计有史乘、天文学、圣谕录、认主学、伦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字典等等。金陵刘介廉公的《至圣实录》即脱胎于波斯文的《台尔折麦慕索法》（著者为谁，因序文遗失，无从查考）。波斯学者娴于天文学，当年在中国天文台，每逢发生难题，即约波斯学者来解决，故波斯学者在当时颇为我人所器重。自波斯人离开回教嫡系，归入石阿派之后，彼我的关系渐渐疏远，而我人与印度同仁日益亲密。所以在